

乒乓球在德國

如果不是兒子最近瘋狂地愛上乒乓球，我還不知道乒乓球在德國的受歡迎程度竟然是如此之高。

我們家附近的公園裏就有五個乒乓球枱，經常下午接小孩路過時，便會看到不少人在這裏打乒乓球。我認真想了一下，還真沒見過有華人，大部分打球的都是德國本地人或者看着像歐洲其他國家的。

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乒乓球枱有多火爆，是鄰居一位德國老太太有次跟我抱怨說：「我們的陽台就在乒乓球枱面前，再加上樓層不高，簡直深受困擾。」老太太用手比畫着，「有時候一大早太陽升起就有人來打球，來來去去一直有人在『砰砰砰』到晚上太陽落山才走。現在夏天了白天長，從早到晚五個乒乓球枱一起『砰砰砰』，真是受不了啊！」

真的有这么多人喜歡打乒乓？我心裏有些許質疑。直到那個周日上午，兒子拉着女兒飛奔下樓去「搶佔」乒乓球枱，我才第一次知道，那五個乒乓球枱是需要排隊使用的。

正值兩個小朋友放期中假，公園裏人不多。兩個小朋友要求我陪他們去打一打乒乓球，耐不住他倆輪番游說，我跟着他倆拿着球拍下樓。路上我默默想了一下我上一次打乒乓球是什麼時候，至少是二十年前了吧。

我們很幸運，正好有一張乒乓球枱空着。我拿着陌生的乒乓球拍試着揮了揮，找找感覺，兩個小朋友在旁邊躍躍欲試。這時來了一位瘦高個兒德國男生：「我一個人，可以和你們一起玩麼？雙打？」

「這……我們的水平都是初學者，打得不太好。」考慮到兩個小朋友才學乒乓球沒兩天以及我也是菜鳥水平，我有點難為情，「我們

可以試試看……」

「完全沒問題，我也打得不好，一起學習！」

我說我們「打得不好」是真的，但他說「我也打得不好」絕對是客氣。我知道在外國人眼裏，中國人可能從含着奶嘴便開始學打乒乓球了。是的，這種類似

的誤解還有「我以為很多中國人家裏還養了熊貓當寵物。」

接下來的半個小時，這位德國男生幾乎從零開始教兩個小朋友打乒乓。而我，也早已忘記小時候打乒乓的路數，他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告訴我正手反手，動作弧度是怎樣，腳要怎麼移動位置。他越是認真耐心，我越是自感慚愧。可能他從來沒遇到過打乒乓球這麼「菜」的中國人吧。

這天還時不時有點颶風，這位德國小教練皺皺眉頭，把乒乓球輕輕放在枱上，發現風一下就把球吹走了。他搖搖頭，埋頭在他的書包裏翻了半天，拿出一個球，搖搖頭，又換了兩個，最後拿出一個滿意的。他告訴我，這個球要稍微重一點點，適合室外有風的天氣，不會太受風的影響，但是缺點就是不那麼容易控制。

後來他陪着兩個小朋友們又玩了一會兒，竟然很快教會了他們比較簡單的接發球。後來的日子裏，我們也經常看到他跟別人打球矯健的身影，不說是專業選手吧，至少也是業餘裏的高水平。

去跟兩個小朋友打球多了，我才陸續發現附近乒乓球枱還真不少：有的「隱藏」在公園裏，有的被德國人擺在家裏的花園裏，還有的被「順便」安排在室外籃球場旁邊。

這麼多乒乓球枱，這麼多乒乓球迷！原來，乒乓球在德國還真是「大眾運動」。



▲熱愛乒乓球運動的柏林人。作者供圖

行醫半世紀轉戰場

他行醫超過五十年，醫德高尚，中西醫術兼擅，癒人無數，成為守護四萬多人健康的家庭醫生。他雖年逾古稀，但身體仍然健壯，每天都精神奕奕，未想過「退休」二字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舉辦了一個隆重的「答謝酒會」，當眾宣告他的診所結束營業，告別半世紀的行醫生涯，轉而全身心投入傳媒及餐飲業。他的宣告令眾多親友大感意外，我是其中一個。

這位穿梭杏林半世紀的仁醫，是吳歷山醫生，他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媒體上，因為他除了是醫生之外，還是民間智庫「香江智匯」的主席，又是《鏡報》月刊的策劃總監，經常寫文章評論時事，尤其有關香港醫療問題，更是他的強項，文中不乏灼見。他還在網絡時事平台擔任主持人，訪問社會名人，他堪稱「半個傳媒人」。

醫生是一門普受尊崇的職業，治病救人，意義非凡，收入也可觀，為何吳歷山會下那麼大決心，毅然脫離杏林，轉而投身競爭激烈如戰場的商界和傳媒行業呢？雖然我知人各有志，也猜到幾分吳醫生轉戰陣地的因由，不過，我心中仍存有一些未解之謎，好想從他口中聽個明白。

機會來了，不久前，愛好打乒乓球的吳醫生和他的夫人、《鏡報》月刊執行社長徐新英邀請我們一群也愛打乒乓球的資深傳媒人，到旺角一家餐館午聚，眾人大快朵頤的同時，有機會近距離聽吳醫生侃侃而談他「華麗轉身」的心路歷程。

「不同的人生階段要做不同的

事。我淡出醫療界的主要原因是想搞民間智庫『香江智匯』，還要寫文章和主持網上平台訪問，時間實在不夠分配。經過慎重考慮和權衡利害得失之後，幾年前決定結束診所，停止行醫生涯，轉而投身餐飲業和傳媒。」接近望八之年的吳醫生以平常的語調講述他「轉型」的原因。

在座的吳醫生夫人徐新英靜靜聆聽丈夫講話，我衝口而出問她：「你同意吳醫生作出這個重大決定嗎？」「我和兩個子女都不同意。」徐新英不假思索即時回答。這引起在座眾人的小小哄動。

雖然年邁但仍心懷雄心壯志的吳歷山，有一個創業夢，他看好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新機遇，幾年前他尚未從醫界全身而退的時候已開始投資本港餐飲業，並在上海開設分店，還計劃開拓澳洲、加拿大等海外市場。可是，兩年多前疫症驟然襲來，至今仍未完全消退，徹底打亂了吳歷山創業大計。當中，他遇到極大挫折，在香港與別人合資經營餐飲集團，開設了幾家新派食肆，因市況不佳加上「遇人不淑」，令他蒙受巨額的金錢損失。

儘管交了「學費」，吳歷山並沒有氣餒。經一事，長一智，他吸收了過去經商失敗的教訓。他繼續經營餐飲業，但不再與人合資，而是獨資經營。他的兒子吳耿南從外國學成歸來，也對經營餐飲業感到有興趣，於是，順理成章，父子兵一同上陣，為開創餐飲業發展努力謀劃。他希望不久之後「通關」，可以先到深圳開辦餐館，大展拳腳，實現他的創業夢。

潮州魚丸鮮彈爽



客居人語

姚 船

故鄉食物，總令人回味無窮。在加拿大居住多年，我家中仍盡量以中餐為主。中式菜饌入口，是否尖最樂意接受的，胃舒適，心溫暖。

在潮汕地區不勝枚舉的美食中，有兩種丸子很吸引人：牛肉丸和魚丸。鮮味、彈牙、爽口的手打魚丸，與名聞遐邇的潮州牛肉丸同樣膾炙人口。

人們常說，鄉愁是兒時的味道。記得小時候，街口附近有一家粉麵店（潮州人叫粿條鋪），魚鮮的清香隨大鍋裏冒出的蒸氣飄散，引路人嘴饞，常轉頭一望，或雙腳不由自主走進去。對孩子們更是無聲的誘惑。那時食物便宜，一碗粿條湯，上面有兩粒魚丸，只需一角錢（十仙）。但我寄人籬下，口袋裏空空的，沒法享受。有一年農曆正月初一，大人給利是。雖然當時肚子不餓，我還是去粉麵店過口腹之癮。一碗熱氣騰騰的魚丸粿條端到眼前，未入口已聞到香味。先嘗一粒魚丸，慢吞細嚼，再吃粿條湯，另一粒則留在最後。走出店門時，渾身微微出汗，小小心靈感到十分滿足。

因為魚丸價廉物美，深受潮州人喜

愛。做魚丸的材料，選擇新鮮、肉白、膠質多的海魚。一般用海鰻（麻魚）、西多魚或虱目魚。魚去骨去皮後，魚肉攪爛，加入適量蛋清、粟米粉，在木盆內反覆摔打，潮州人稱為「拍」魚丸，這與「拍」牛肉丸有異曲同工之妙，是一道費力卻關係到丸子是否彈牙的重要工序。只不過牛肉纖維緊實，得揮動兩把扁平的鐵棒，而魚肉鬆軟，用「五指功」就行。

等打出魚膠，師傅左手一撈一捏，把魚肉從拳眼擠出，右手用蘸水湯匙一刮，圓滾滾的魚丸就呈現在眼前，放到披上紗布的竹篩裏，排列整齊，一粒挨着一粒，蒸熟後放涼掰開，即可煮用。魚丸可爆炒，但一般用於湯水。水不宜大滾，以免魚丸膨脹影響口感。湯中加入一點蔥花或芹菜碎，更加提味。一碗熱乎乎、白雪雪，彈牙爽口、鮮味四溢的魚丸湯，讓多少離鄉的潮州人心思眷戀。

隨着華人移民人口不斷增加，多倫多中餐館、酒樓已隨處可見。中國南北風味的食物都能吃到，標榜經營潮州菜式的也不少。我知道的都會去嘗一嘗，雖有一定水準，但潮州魚丸卻找不回兒時的味道。

疫情以前，住家附近的美食街新開一家酒樓，我開車經過，見大字招牌上

你故意說錯，我叫你聽首歌
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「朋友來了有好酒，若是那豺狼來了，迎接它的有獵槍」，這是一首膾炙人口的中國老歌的歌詞，歌名叫做《我的祖國》，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抗美援朝電影《上甘嶺》的插曲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日前用這段歌詞，回敬拜登關於台灣問題的挑釁性言論。

拜登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本周一（五月二十三日）在東京舉行聯合記者會，有記者問：「出於顯而易見的原因，你不想在軍事上捲入烏克蘭衝突。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你願意為保護台灣而介入軍事行動嗎？」拜登回答「是的」，記者再追問「你願意？」拜登說：「這是我們給過的承諾。」這一問一答來自《紐約時報》的報道，台灣民進黨當局立即對拜登上述言論表示「歡迎和感謝」，但路透社隨即引述白宮官員強調：「美國對台政策沒有改變，拜登總統重申了『一中政策』以及我們對台海和平的承諾，美國會根據《台灣關係法》為台灣提供自衛軍事手段。」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也第一時間表示「一中政策」沒有改變。

拜登上任後首次亞洲之行，啟動所謂「印太經濟框架」，其目的就是圍堵中國，到了日本拿台灣說事，乃劇情所需，意料中事，但上述言論出位，有打破美國「戰略模糊」的傳統之嫌，有人認為可能是拜登又說錯話，前兩天在韓國訪問期間，拜登演講時就把韓國總統尹錫悅的名字，說成剛卸任的文在寅，場面有點尷尬。不過，去年十月拜登也說過類似美國要出手保衛台灣的言論，當時白宮也是第一時間出來澄清美國沒有改變「一中政策」云云。拜登雖老，但老謀深算，第一次有可能是口誤，第二次就絕無可能「口誤」。日本東京大學松田康博指拜登可能是「故意說錯



▲《上甘嶺》電影海報。

資料圖片

話」，以加強美國對台「戰略模糊」政策的有效性，換言之，拜登不是口誤，而是「出口術」。

八十歲老人難免會有口誤，但故意說錯話，卻是拜登的外交「特色」之一。不久前他曾公開指控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「種族滅絕」，法國總統馬克龍立即提醒他說話要謹慎，因為俄烏是「兄弟之邦」。其實，俄烏同文同種乃眾所周知，拜登是故意說錯話，目的是為俄烏戰爭火上添油。

拜登在台灣問題上出口術，除了針對中國，其實還有另一層目的。值得留意的是，拜登在同一天表示，正在考慮取消中國商品進口關稅，這項三千億美元的關稅是特朗普當政時宣布加徵的。北京對此立即給予正面回應，認為取消關稅符合中美雙方的利益。拜登同時同地對台灣問題和中美貿易這兩件事發出不同的信號，顯然是想要達至某種對沖效應，中美關係固然是目標，而真正的重點卻是半年後的美國中期選舉。

今年以來，美國通脹不斷攀升，加上俄烏戰爭推高油價糧價，更令美國通脹惡化，三月份CPI指數達到百分之八點五，創下四十年最大值，四月份稍回落至百分之八點三，依然處於歷史高位，如果情況繼續惡化，美國有可能陷入經濟危機，這是執政黨的噩夢，民主黨要贏得今年十一月的

寫着「香港名廚主理」、「正宗潮州魚丸」，又心動了，遂約幾位朋友去嘗鮮。去得早，顧客少，樓面經理過來聊天。服務員端上來的第一道菜，就是熱氣騰騰的加大魚丸湯。經理說，「這是真正的潮州特色美食，人家吃過都讚。你們試一試，看怎麼樣？」

我緩慢品嚐，魚丸味道不錯，但缺乏筋道，沒有QQ彈彈恰到好處的感覺。我回道，「很好。可惜不是手打的。」他望着我愣了一下，「你是……」「我是『正宗』潮州人。」他隨即「哈哈」兩聲，「怪不得嘴刁。這是加拿大，舖租貴、人工高，誰還費時費力用手打？再說，食材雪藏，哪能和潮汕地區日日鮮相比！」

是啊，在異國他鄉，故鄉的味道，哪能複製？尤其是小時候的體味，哪會重現？小小一粒魚丸，凝聚着兒時的純真和歡樂。我只能把思念珍藏在心中。

中期選舉，保住國會控制權，就必須盡快有效遏制通脹，但如果聯儲局繼續加息，則會窒息經濟發展，甚至導致經濟衰退，拜登可謂進退兩難，而手上有一個最簡單有效的做法，就是立即取消數千億美元的中國商品關稅。

早在今年二月，美國國會四十一名參議員聯名要求白宮取消中國商品進口關稅，財長耶倫多次就取消中國商品關稅問題放出口風，但白宮內部有不同聲音，貿易代表戴琦表示反對。拜登趁今次亞洲之行提起此事，顯然心目中有特定聽眾，也說明他對這事的態度已趨清晰。拜登之所以遲遲未下決心拍板取消中國商品關稅，明顯是擔心共和黨籍機攻擊他對華政策不夠強硬，影響民主黨的選情。於是乎，就有了本文開頭拜登與記者一問一答的情節，要讓所有人都聽到，他在台灣問題上態度強硬，如果稍後正式宣布取消中國商品關稅，共和黨想趁機發難攻擊就作用有限。

歸根究柢，一切都是為了選票，如果民主黨輸掉中期選舉，拜登將提前成為「跛腳鴨」總統，兩年後爭取連任將變得渺茫。循此路徑，觀察未來一段日子拜登和白宮，以及美國國會種種涉華言論和舉措，便不難明白真假虛實。汪文斌以抗美援朝電影的歌詞回敬拜登的涉台言論，調侃中增加了歷史厚重感，令人擊節稱賞。

沉香珍寶

沉香被譽為「樹中鑽石，木中舍利」。位於銅鑼灣新寧道一棟商廈內，有一所具規模的沉香展廳「福榮堂」。福榮堂收藏各種沉香珍寶，在香港積極推動沉香文化，希望將沉香普及化。

香港中通社



市井萬象